



## 冬天的纹理

□ 杨金坤

寒风中,我捡起一枚落叶。  
雨雪像一位雕刻师,把叶肉剥离,只剩下纵横交织的叶筋,有序地组合一起,由叶柄往上发散,完完全全就是一棵树的缩微模型。我举起树叶面向太阳,阳光透过它那饱经沧桑的每一道纹理,照耀在我的脸上,一股暖流顿时传遍了我的全身。  
“清寒气骨带冰雪,横斜纹理含风漪。”河水刚刚结冰,我捡起一块砖扔向河中,砖块砸在冰层。冰以砖块落点为圆心,裂开的纹理向四处延

伸,形成一个放射性的图案。水从中心点溢出,缓缓地流,被寒风一吹,竟荡漾着涟漪。水的纹理是玄奥的,丰富的,有从一个点往外徐徐散开的;有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的;有起伏起伏呈波浪形的;有微微脉动线条分明的;有水流经过凸显在水面的障碍物而呈燕尾状的……阳光下,细小的波纹在冰层下,闪烁着蜿蜒扩散。  
一位垂钓的老者撇开冰层,将鱼钩甩向了水面,水面霎时泛起一圈圈涟漪,一圈圈动态的纹理,很快,涟漪消散。静心细看时,微风拂过的水面,有一些细腻的大小不一的菱形水纹,让阳光下的河面熠熠生辉。有规则的,有不规则的,

丝丝缕缕的纹理,精细、细腻、绝妙。这样的自然造化,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感受得到。

下雪了,薄薄的一层雪为广袤的原野赋形,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垄垄、一畦畦白色的纹理,像原野的血管和神经,纵横交错,辽远,静谧,苍茫,让大地更加神秘、醇厚。

我喜欢一个人在白雪覆盖下的麦田里散步,听着“咯吱咯吱”的声音,把自己足迹的纹理留在大地上。我独自享受着此时田野的冬韵,雪花宛若丹青圣手的神手妙笔,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精美画轴,仿佛又是雕刻大师的鬼斧神功,镌刻出一张纹理清晰的木版画。

我蹲下来,用双手拨开积雪,看看它们的根部是否冻得枯萎了。定睛细看,麦苗被冻成腊绿,晶莹剔透,但生命的绿色依然鲜活,麦苗的根系顺着土壤的纹理,把生命中最原始的心思,向地层的深处扎去。至此,我才顿悟了,纹理是有生命力的。

通过落叶、河水、雪地我发现了冬天的纹理,它们有温度,有玄奥,有生命力,让我感悟到了纹理的温暖、神秘和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 拐杖情

□ 尹乐平

终于能重新自由行走了。自从不小心把脚扭伤了后,就一直静养。一个月来,陪伴我左右、与我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当推拐杖了。

记得第一次见到拐杖是小时候在外婆家。在我记事时,外婆的年纪其实还不算高,大约也就50来岁的样子,脑后缀着一个精致的发髻,圆圆清秀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由于她小时被缠足,双脚显得特别小,谓之“三寸金莲”,走路时,颤颤巍巍,摇摇欲倒。她家房前屋后又高低不平,所以早早地用起了拐杖。说是拐杖,其实是一根一米多长,直径约三四厘米的普通木棒。外婆家坐落在大山深处,门前有一条清澈的河流,属于乌溪江上游一条小支流。我虽从小生活在小山村,但特别喜欢水,所以小时候最爱去外婆家玩,经常下到河里抓虾摸蟹钓鱼。也就是在这条河里与儿时的小伙伴们一起学会了游泳。

外婆家另一吸引我的便是落花生。那时正处物质匮乏年代,除了能吃饱三餐,平时几乎吃不到其他零食。忘了是几岁时,母亲从外婆家带回来点花生,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分到一撮,也就十几颗的样子。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花生,觉得这东西又香又脆,味道特别好。吃完了还吵着向母亲要,嚷着要父亲在自家地里也种一些。后来方知我们村土壤粘性重,碱性高,不适宜种植花生;外婆家土地沙性重,比较疏松透气,非常适宜花生的生长。从此,每到花生成熟季节,我都惦记着往外婆家跑。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外婆带来口信说花生成熟了,让我去她家玩几天。经母亲同意,我和姐姐翻山越岭步行20多里路,兴高采烈地来到外婆家。当时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田地归生产队所有,农户家里仅有少量自留地种蔬菜自给自足。而且自留地一般都零零星星地散落在房前屋后、田头地角,或不适宜种植水稻的陡峭山坡上。男劳力和青壮年妇女白天都是要去生产队挣工分的,伺候自留地,种植蔬菜和花生之类的活儿自然就落在外婆身上。外婆见到我姐弟俩格外高兴,吃过午饭便扛起锄头和篮子,拄着拐杖领我们去刨花生。外婆家的花生地坐落在屋后半山腰,不到两里的路程,在“笃笃”拐杖声中,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

外婆虽然身体单薄,但抡起锄头,得心应手。随着锄头落下,一株株花生即被刨了出来。我迫不及待提起一株,那细长的根茎上缀满了一颗颗饱满的淡黄色花生,宛如一个个小胖娃娃。我忍不住摘下一颗,剥开露出粉嫩的花生仁,放在嘴里一咬,鲜脆脆的,甜津津的。外婆见我吃得高兴,提起两株刚出土的花生,拄着拐杖径直往山沟里走去。在我的疑惑中,外婆提着在溪水中洗干净的花生回来了。她将两株花生分别塞到我和姐姐手里说,喜欢吃就多吃点吧。我手里捧着花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外婆重新拿起锄头,不停地把花生从地里刨出来,我和姐姐麻利地把它们从根茎上一颗一颗地摘下来,没多久就装满了一篮子。

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坡的石阶路,对于上了年纪“三寸金莲”的外婆,难度可想而知。每往下走一步都得先把拐杖伸出去找准支点,然后小心翼翼地脚挪到下面站稳,另一只脚再慢慢收回。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走几步歇一歇。如今想来,为了我们吃上喜爱的花生,从播种、培育到收获,外婆得在这条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来回奔波多少趟,付出多少辛勤与汗水,每一粒花生果都饱含外婆的慈爱啊!

自那以后,外婆在我心中更亲密了,对那根与外婆形影不离的拐杖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那“笃笃”的拐杖声也觉得格外悦耳,甚至成了童年记忆中最美的旋律。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 彭喜媛

十多年前,一个落日熔金的傍晚,我们一行寻幽访古者来到了桂林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老村庄。那个温暖夏日的芙蓉洞,是我们此行最后一个目的地。

伫立在一块断瓦残垣中,满目疮痍,野草丛生。石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绿色藤条,开着极细而瘦的野花,残阳无言地涂上一抹浓郁的沧桑……

走过一条光滑的青石板甬道,左转,踏上一个四级高的长方形青石码头,真没想到,这破败不堪的废墟堆里还隐藏着另一番天地。

这显然是旧时一方富绅的故居。厚实的青砖,绵密的黑瓦,粗大的房梁,门扇雕龙刻凤,窗棂镂月裁云,形态各异,巧夺天工。岁月是无形的蛀虫,不经意间侵蚀了昨日的辉煌,侥幸残存下来的门窗,稀落得如同耄耋老人的门牙。老屋散乱地堆放着几捆稻草,心里猜测,这么破败的房子,该是闲置的吧。

光线渐渐黯淡下来,无意中,天井右边的屋檐下,摆放一溜整齐的花草,其中一朵红花袅娜在枝头,正开得热烈,如一束火炬,赫然夺目。

一条黄狗朝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呲牙咧嘴,青石板的门槛上,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她赤着脚,略带羞涩的微笑,伸腿挡住了蠢蠢欲动的大黄狗。黄狗低吠一声,摇着尾巴转过头望向身后走来的佝偻老妪。

我走上前告诉老妪,我们想来参观一下芙蓉洞。她露出笑容连连说欢迎,起身把我们朝屋后领。

走过一个昏暗的堂屋,穿过一间散发着霉味的厨房,越往里走,气温越低,猫腰跨过一道低矮的耳

## 废墟里的鲜花

□ 易裕厚

门,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芙蓉洞了。洞内平敞,干燥,约三丈见方,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杂物,隐约间有臭味扑鼻而来。老妪说,以前因岩洞背上的芙蓉树而得名,四周还砌有石墙,如今只残留短短的一段。

大家都觉得这个天然洞被糟蹋了,带着些许遗憾走了出来。老妪只是歉意地笑笑,她不明白这些客人为何感叹摇头。

再次经过堂屋,暮色越发浓厚。不见小女孩的父母,他们是在田地里劳作?还是外出打工了?徒留下这残弱小,守在这片阳光都难以渗进来的废墟里。

就在我悠然迈出门的一瞬间,瞥见右厢房里,满墙红艳艳的奖状,足有十几张!我有些震撼了,在我看来,那一张张奖状,比世界名画更强烈叩动我的心弦!我的心中,这祖孙两人,一墙之隔,却好比地球的两端,一头是即将陨落的夕阳,一头是晨曦中的曙光。落下的夕阳,正是为了托起明天的朝阳,而这朝阳,正冲破层层阴霾,努力上升。

走出门口,我回头张望,一张生动的画面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那位小姑娘正站在残损的屋檐下,精心侍弄着她的几盆花,眸子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我怀了喜悦和赞赏之情看她:圆脸,扎着马尾,花一样的年龄,还有那满屋红艳艳的奖状,恰与那朵怒放的花朵重叠、融合在一起,如同废墟上闪现的未来和希望……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委政法委)

## 冬日荸荠甜

□ 易裕厚

连续多日的湿冷天气,令南方的冬天寒意更浓。下班刚进家,我就发现客厅茶几上摆放着一盘荸荠。刚刚洗干净,紫黑色外皮还泛着亮光的一粒粒荸荠甚是可爱,看着它们,我又想起了儿时老家泥田中挖荸荠的情景。

荸荠古称“凫茨”,在老家俗称为“慈姑子”。喜温、爱湿、怕冻,荸荠的这种特性,自然就把南方温暖的水田当成了它们的“家”。每年冬至至小寒时节,像水葱一样的荸荠茎叶枯黄倒伏,而我们所食用的那部分,就是它在地下生长的球茎。糖分含量此时达到最高点,正是采收的好时节。

在水果不甚丰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居农村的我们除了柑橘外,荸荠便是过年的常用“水果”。我们家因为劳力少,没有种植荸荠,于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会穿着套鞋,背着锄头,提着水桶,来到别人家已经采挖过的荸荠田里,翻捡那些遗漏或深藏在泥田里的“小疙瘩”。一锄一锄地寻找,一粒一粒地捡拾,尽管手在寒风和冷水中冻得通红,也不感觉到冷,总是被一粒又一粒大荸荠的出现所“惊喜”。运气好可以挖到大半桶荸荠,那时的我会雄赳气昂昂地走回家,在母亲和姐姐面前炫耀着自己的“战果”。

其实荸荠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据《本草纲目》记载:“主消渴解热,温中益气,下丹石,消风毒,除胸中实热气。”冬日多食荸荠可清火退烧。  
每年春节前后是荸荠大量上市的时候。走在街头,总能看到一些农妇提着一篮荸荠,她们手中的小刀飞快地削去荸荠紫黑色的外皮后,将白色果肉或袋装或用小竹棍串起叫卖。尽管那烤红薯、炒板栗的香味有点诱人,但我更喜欢这无香味也无姿色,看相质朴的“小疙瘩”。它是冬日肥美丰腴里的一抹清爽,总能让我忆起儿时的那份香甜。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

## 相依

□ 李玉海

魏清宁摄



## 宣颐斋随笔

□ 王乾荣

姓名:不管阿猫阿狗,人得有个名字,阿Q姓甚名谁?

《阿Q正传》说:“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回便模糊了。”因为赵太爷听了很生气,骂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姓赵么?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所以,阿Q不敢有姓。

阿Q一没做官,没大名;二不上学,没学名。乳名即小名有一个,是阿Q,这Q是Quei的缩写,按拼音,他叫“阿桂”还是“阿贵”呢?鲁迅说:“写作阿桂,是武断的。若他有一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干脆,就叫阿Q得了。

样貌:阿Q老兄颜值若何?“颜值”,摩登词也,文人雅士叫“尊容”,市井俗谓“嘴脸”。

## 鲁迅的阿Q

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给戴上一顶毡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戴的是毡帽。”阿Q是村人,到上海滩打拼,其职业最大可能,便是拉车。平常,车夫、毡帽——严顺开扮演的阿Q,大约是鲁迅绘出的样子。还有,他拖着小辫子,大清人;头长癞痢,被毡帽遮住,只有眼人打架被扯下帽子才露原形——又忌讳人家说“光”和“亮”。

籍贯:阿Q何方人士?“人士”旧指有名望之人,即社会上层分子;现泛指有一定地位或某方面代表性人物;亦指文人、士人;后变成模糊化称呼,那么阿Q,称他“人士”又何妨。

读《阿Q正传》即知,“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未庄在哪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

流浪汉阿Q多在“未庄”活动。未庄在绍兴,阿Q的籍贯,就是鲁迅的老家了——他俩是乡党。

事业:阿Q是有营生的,他都干了些什么呢?阿Q打零工。鲁迅在《出关的“关”》一文中说:“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阿Q正传》说:“阿Q也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在乡下偷萝卜,还“上城偷过东西”。他和小D干仗败北,说“被儿子打了”“妈妈的,等

着瞧”。他意图跟吴妈“困觉”,摸小尼姑的光头——都不很光彩,却算他的“优胜记录”……

最后,他“革命”去了——“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并因此丧命。他的临终豪语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却“羞愧自己”把那个死之符号“画得不圆”。

灵魂:鲁迅为什么塑造阿Q这个形象?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写阿Q,“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在俄译本《阿Q正传·序》里,鲁迅还说,他这篇小说是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赘言:《阿Q正传》伟大,但鲁迅不赞成把它改编成戏剧或电影,因为“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现在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不知此后严顺开的“表现”,可否得到鲁夫子的认同?

## 莫叹人生苦短

□ 李玉海

虽说人生旅途甚是艰难  
有苦有累也有甜  
心胸狭窄的人活着也是枉然  
流淌的岁月让我们风霜满面  
许下了多少豪壮的誓言  
但有些事真实的无法改变  
溪水波澜不惊曲折蜿蜒  
默默无愿总会到达终点  
树木静思过往沉默寡言  
也会慢慢成长为古树参天  
人生有过五彩斑斓的童年  
快乐的时光犹为怀念  
莫叹人生苦短  
不可能什么事都遂心愿  
梦想是那么的扣人心弦  
突遭狂风暴雨会孤立无援  
虽觉得地转天旋  
但只有经历过才不会留下遗憾  
把靓丽的青春处处展现  
不要与人论家长里短  
不必为权力金钱撕破了脸面  
莫忘人间的真情使然  
携手渡过这绚烂的晚年  
不要感叹人生苦短  
要把美丽的夕阳深深的留恋  
用非凡的技能增添生活的浪漫  
无论人生如何短暂  
风云如何变幻  
用美好的心情弹奏出落霞满天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

## 冬之精灵

□ 郑水涛

漫长的寒冬  
催熟一个个小小的梦  
梦住在高高的天空  
始终怀着浪漫的憧憬  
纷纷整理好洁白的妆容  
只为赴一场与大地的约定  
飘呀,落叶  
心中满是焦急的心情  
速度还是太慢,还是太慢  
于是变出六只角  
来赴这漫长的路程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